

# 運命與悲劇

侍桁譯

日本 高山樗牛 作

昔時費加斯造雷神之像，工成了將罪安置於殿堂上的時候，他佇立在像前凝視着，沈想了許多時候，自己禁不住因敬虔之情，不知不覺地就跪在地上，舉起雙手來叫道，賤匠之作能否與神意相協和呀！這是怎麼了呢？這是因為費加斯自己造了偉大底作品所致。

自己造了偉大底作品，美術家與悲劇家全無差別，因為他們都是顯示了運命。

運命是悲劇的骨髓，是生命，沒有運命也就是沒有悲劇。可是自從希臘古代的運命劇曾被評論家所非認了之後，近世言劇的人們都靡然以性格爲主了。並且就連運命主義最大底發表者莎翁，若說與蘇佛克亞加斯與耶斯基拉斯相比，也很少有絲毫不讓的作品，這是我們暗自狠以爲可驚異的。近來染指於悲劇作家的人們，只偏於性格而輕視了運命的深意，於是失了悲劇的第一義，這是狠可歎惜的。今天若就着悲劇與運命的關係說一句話，我相信這並不是一不當急於討論的問題。

( 1 )  
一想起來，世事的無常，人生之無際的流轉，你若是個觀生念世的人，當然很容易認清

( 2 ) 這一點。可是你若不只是觀察着皮相，而能熟熟地沈思靜觀，所有人世上的一切，也不都只是偶然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經久不變的東西是在其間貫通着。假若我們再肯諦視洞察，具體地尋求牠的幹枝，在先我們所認爲是偶然的，現在才知道原來都是各各經過了不可避免的必然之路，而遂其終始的。我們若再進一步，而能縱觀歲時，橫涉方處！審閱古今東西史上顯然的興廢之跡，我們知道是這種常久不變的某種東西，綜連着萬千不同的世事，把握着死活喜憂的樞機，順牠的則生，逆牠的則死，這種成敗興衰之跡，現在一看起來才感到原來是不容一絲一毫之增損的！人們能夠認識了這種貫通古今統轄人世常久不變的，這種東西的存在，也便能認識了運命的存在。

然而吾人所說的運命在什麼地方存着呢？當然要答道，運命絕不會跑到人世之外的，所謂「人道」便是支配着吾人運命的。然而所謂人道又在什麼地方存着呢？當然在人間之外不會更有人道的，所謂「性格」便是存在我們胸裏的人道。因此世上只要有人們的地方也便有運命存在着。底下我少少說一說。

人類也與其他的生物相同，不是偶然而生的，向着某最終底目的（即理想）而精進的這種事實，我們觀覽過去的歷史，察看現在的狀態，儼然是一不可再爭議的事實，就是現在最

進步的哲學者與倫理學者們，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但是是什麼東西給了人類這種的進步的動機呢？爲什麼我們非向着理想不轉移地精進不可呢？並且這個理想又是什麼東西呢？這些雖然不是人之智力所能解說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只能說這種進步的動機是存在先天的人性中，並且我們看人類的歷史，到底也只是被這種活的動機所驅逐，而非達到人生之理想不可，這種事實，也是爲現今所有的學問所證明的了。在人類社會裏存着的所謂人道這種東西，與存在個人內性裏的這個先天的動機，必然地要合成爲一，他們的目的便是推進人類全體的發達，以實現人生的理想。因此以人道做起源來看，「素」與「個人之性格」雖然不能說是出於人道之外的，可是牠們既當作人道而存在之後，爲達到牠們成立的目的起見，人道遂不能不對於個人有一種絕對的制裁力，我們舉一個例來看罷，往往個人的意志，若一旦成爲了國家的意志後，這種國家的意志反到對於個人有了絕對的權利，這都是相像的道理。自己順着人道以人類全體之發達爲目的，個人的生活便免不了極冷淡，但是這種法則是不偏的，非順着牠不可。

( 3 )

人類在先天稟有的進步的動機，在社會裏顯出來便名「人道」，在個人裏顯出來便名「性格」換一句話說，性格也是人道之一種——在特殊底時間空間下所限制的人道之一種。所以性

( 4 )

格與人道的關係，就如同個體與種族的關係一樣。個體能對於種族的生存有效力，然後自己的生存才有價值；性格也是這樣，牠對於人道的發達上有所裨益，然後才能完全了自己的幸福。若一旦性格與人道的利福相衝突了，或者是背反了的時候，立刻自己就要免不了覆滅之禍。若借「運命」這個字來表現的話，人類的「進步底動機」可以叫做「根原底運命」，那種表現一般的人道的，我們管牠叫做大運命。那種表現個人的性格的，我們管牠叫做小運命。而是這個小運命永遠要服從這個大運命的。

悲劇是什麼東西呢？到底還不是個人與世界之爭麼？不是個體與種族之鬥麼？不是個人的性格對一般的人道的反抗的歷史麼？簡單地說，不是大小兩個運命的衝突麼？然而這兩個運命的衝突，雖然是悲劇的要件，但悲劇的能事並不是至此而已。牠的最終的目的，是描寫個人的性格之滅亡或服從，因此而表白出這種「世界底人道」的神聖不可侵犯之理。悲劇之價值與快感也便是存在這裏。

人間的運命真是可哀呢！每當我們讀歷史與戲劇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嘆惜這一點。自古豪邁卓犖之士，動不動便不滿意於世學，以自己眇小之孤軀，起而背馳一代之風雲翻波倒浪，亂世苦人，背天而不悟命，傲然而輕視古今。他的意氣雖如長虹，他的心胸雖似堅鐵，

可是一旦當着榮枯交替的時候，運命之潮迫到身邊，他就是用盡了殘骸之力，也難再揮舞其孤劍了。青春之榮華從此遠逝，敗餘之意氣縱不衰謝，也只有昂然俯仰於天地間，從容自若笑而就運命之犧牲。他的精神是多麼高邁，他的心事是多麼磊落呀！英雄的末路，真足以使人們哭泣哩！可是我們每臨到這樣慘憺底悲劇，自己便不能不悚然有所畏！那種支配着人生的「道義的制裁」，遂成爲一種絲毫不容我們所褻瀆的了，我們看到牠那種永遠毅然不拔的樣子，我們感到人道之崇大與無限，而更不能不痛覺着個個底人生是多麼可憐了。古時候希臘人以運命爲嫉妬的勢力，因此他們的禍福總是流星般地像從外面而來，埃芬蒲斯與阿得拉斯脫斯也全不過是盲目底嫉妬力之犧牲品而已。像這樣並不是真能了解悲劇之真意，簡直是荒誕無稽，反使人可笑。至於到了哇爾斯與麥拜慈，這裏所現的運命便大不同了，他們各人有各人特殊底性格，各人站在各人特殊底時代，他們有強健底自由意志，爲其自己所欲爲。他們做出來的事，雖然違反了自己的志向，也是他們自己所招的。我們若看他們的運命只能從他們的性格與人道之必然底關係上着眼；若更想到世界上的那種悠遠底「道義的制裁」之存在，便不能不起一種茫茫無限之感慨了。因此我們常說，使人最能深深感到道義的觀念，只能於「世實」與「悲劇」裏。

( 6 )

悲劇的要素約有三種：勇者之英邁非凡是其一，性格之與人道相背是其二，人道顯然得最後之勝利是其三。更簡單地說悲劇是表白運命的存在與全能。你想，若能使讀者深痛地感到同感，這個人物沒有非凡底才器是可能的麼？並且一個人昂然與天下之氣運相反抗，就是失了希望，破了志向，而仍不驚動，膽大如斗，身體雖屢瀕於死亦仍不失其傲慢，冷然含笑有嘲弄運命的膽量，這樣底事，尋常底人能作得出來麼？蘇格拉底，拿破倫，哇憐斯嘆，便是這一流的人。讀者試想一想，窩爾泰爾的模哈美特裏，當着竊爾密拉臨死的時候，「世界呀，是暴君的世界！」這樣底叫喊，與朱麗安皇帝的一加利愛爾！你勝了！——相比，前者是多麼富有悲劇的味道啊！悲劇的人物並不是非要黑拉克烈斯的剛大底體軀不可，却只要像奧備那種高尙底氣品與不屈底精神。看哪，鐵備斯裏邊的奧備，只是一纖細蒲柳之女性，但若與老匡的可憐底煩悶相比，前者又是多麼沈痛悲壯而給吾人以悲劇底情感呢！她是一位七個兒子的母親，當她開始向無慈悲底阿波羅神阿爾地密斯神復讎的時候，她在不可避免的運命之前，毅然無所畏地站起來，把那殺了她兒子的人們踏在她的脚下，那些受了傷的人們仍踉蹌地攀着她的膝。及至暴神來襲的時候，她不乞憐，不求救，在無限底哀悼中，她發出雄高底氣韻，端然地抱着幼兒，啊，奧備的心事是多麼合於悲劇的呀！人類是無限底小，可是



當他與運命抗爭的時候，他是無限底大，因為他不顧生死而能與運命爭權利。哇憐斯嘆，拿破倫，蘇格拉底，與奧備，他們不實是一種無限大底人類麼？無限小底人們常常看着無限大底人們感到快樂，因為他們能從這裏認出自己的理想。

( 7 )

其次再講悲劇的人物是必須「不幸」的。可是這種不幸，非是因人道與性格的關係必然發生的「不幸」不可；蓋是人們日常平凡的生活，不足以顯示人道之存在。原來在這種表面無事的社會，牠的根柢含着多麼幽深底意義？表面平和之外觀是經過多少裏面的鬥爭的結果？在社會中生活着的我們，是站在如何底可怕底地盤之上？所有這些，都是悲劇所要表白的主題。悲劇的人物因此而以他非凡底特性而與全能的人道反抗，展轉苦悶，也非要達到他的非非想不可。可是因為要想隱示出人道的勢力是無現的，是不可犯的，所以那反抗的對向也非要強大不可。但這所有的一切，全是人物性格的必然之結果，就如同梅樹必然要生長梅子這種事實相同。像埃芥蒲斯所顯示的，實不是運命，而是偶然的。因此莎翁要顯示麥克拜慈的命運，當他在勃勃有為的時候，已給他胚胎了，使他有為王者的自信，又加之乘以屢屢戰勝的餘威，所以要想遂其覬覦之念。歌德想使達蘇得到悲劇的收場，所以使他孤負自己的英才，而媚於妄想，遂把現實之智識忘却。希勒借着哇憐斯嘆的口氣，這樣說：

( 8 )

Recht stets behält das Schickal, den das Herz

In uns ist sein gebiet'rischer Vollzieher.——

Der Zug des Herzens ist des Schickals Stimme.

In deiner Brust sind deines Schickals Sterne. (Wallenstein's Tod. 1. 7.)

運命總要達到他的目的，

因為他是我們胸內的執刑者。

即牽引着你的心的是運命之聲，

在你的胸裏有運命的孤星——哇憐斯嘆之死 第一齣第七場

這樣底話實是對極了。古時黑拉克利特說：「性格是人的惡魔」，歌德說：「運命是勇者的內性」，也都不外乎是這一類的意思。

這樣地講，個人的性格雖是悲劇的根本，而不是牠的目的。悲劇的目的，是從性格而要顯示出運命，是把這個支配着世界的——也就是道義的制裁——神聖不可侵犯的原理顯示出來。在這裏不只於性格反抗人道是最要的，牠的戰敗而為運命之犧牲，以表示人道最終之勝利，也是必要的。悲劇之所以能成悲劇者，其理由也便是在這裏。



悲劇在表現運命這一點，能給我們兩種快感，一方是從那與運命做敵的悲劇底勇者，他的偉大底事業中傳來的；一方是由於我們認識了那種不拔底運命的本身而得來的。當我們讀着悲劇，不知不覺地便與劇中的勇者合體了，爲他焦憂，爲牠苦惱，再當着交鬥的時候，我們瀟盡了我們的本然的能力，毫無私藏地把這種表情現化出來，這時在我們的內心裏感到沈痛底滿足。可是這所有的煩悶都屬於徒勞，直到神疲力竭、支着敗軀，望着這種崇大無邊的迷境，認識了曠劫不易底運命的存在的時候，就如同當着激雷暴雨之後，悠悠蒼天，茫茫無際，一路春風勝我，而只不知往何處去！希望與心境雖然蘇生過來，可是人生盈尺之繫縛解脫了，好像再生於真如常往之世界一樣。浮士德離開人世之污濁，在天光中望見真理之面的夢後：

In jenem sel'gen Augenblicke

Ich fühlte mich so Klein so Gross. (Faust I. Nacht.)

在那一瞬間哪

我覺得我是最大而且最小。(浮士德第一，夜場)

( 9 )  
這樣底話，不是指着這樣底境地所說的麼？這也便是文學賜給我們的最大底快樂。叔本華說

( 10 )

悲劇是最高底詩，不是妙極了麼！

可是叔本華對於悲劇的意見有些處與我們不同，這也是值得看一看的。他說：

悲劇的目的是在顯示人生之可怕的一方面，也就是把那種不可名狀的人道的苦惱，罪惡的勝利，如同嘲笑似的偶然的支配，正義與純潔之無救的沒落，明顯地表在我們的面前。這也就是把世界的真相顯示給我們了。

悲劇是顯示人生可怕底一面，誠如氏所說，可是悲劇的目的，不是像他所說的只是顯示了偶然之支配與罪惡之勝利，而反是使你明白了那永遠底道義的制裁之存在與正義最終之勝利。這也便是我們所謂以悲劇為發揮人生最高底德義的原因。在這點講起來，叔本華好像還未曾了解悲劇的真味。

讀者們從上邊所說的看來，大概對於悲劇與運命的關係也可略知一二了。最要緊的是，有一個唯一不易的精神貫徹着宇宙之終始。或者是在自然界裏成為種族維持之原理，或者是人類中成為人類發達的主義，所謂人道便是這種東西。性格是顯示於個人的人道之一種。我在前邊說人道是大底運命，性格是小底運命，現在若以主客之差別說，前者可以看為外部之運命；後者可以看為內部之運命。悲劇的目的是由於內部的運命之反抗與沒落，而顯示出外

部運命之不拔。現在的人們，常常單描寫了個人的性格便以為盡了戲曲之能事了，反不注意到那種幽遠深大底悲劇之精神，所以他們的作品流於散漫腐爛，使人捉不到他的主要處，真可慨嘆。讀莎翁的劇作，若只留心他所描寫的性格，而不能認識貫徹其間的悲劇的運命，那只是看字而不知深意的。使詩人希勒這樣大聲叫的：「偉大底立查特三世喲！」不也是這一個運命麼？哈爾那克曾評浮士德說：「這件作品比歌德本身還偉大。」悲劇家不能不造出比自己還偉大底東西。

# 櫻花集

衣萍 著  
每冊實價六角

櫻花？櫻花？諸君看見過櫻花沒有？

衣萍先生說：「我愛櫻花，因為她不及桃花之艷。而有桃花之麗；沒有梅花之香，而有梅花之清。」

看見過桃花的，看見過梅花的，請來看衣萍先生的……

## 櫻花集。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春 天

芳 草

他覺得疲倦，彷彿飄在雲眼裏。

——究竟是春天了，他想。

從堆着許多公文的桌子離開，他開始在這凌亂的辦公室裏繞圈；好像什麼在他的背面推擁，走得那樣匆促，使他自己也覺得討厭。然而他自己感到停止不住，因為要驅去疲倦。

太陽躺在窗前喘氣，氣蒸得他有些燠熱。

——究竟是春天了，他又想。

他的眼前似乎有什麼紅的在閃爍，望了一望窗外，那正是桃花的影子；但是他不願把他的思想捉到桃花上去，他以為桃花是與他現在正努力的革命工作不能相容。然而他却漸漸地走慢了，桃花的影子硬要往他的腦裏鑽，於是他的心中浮出兩個女人的面容。

( 13 )

——為革命，還是蜜絲B。他們都勸我為革命，我自然是要為革命。然而她的嚴肅，她的努力，她的口才和手腕却使我忘不了蜜絲A。譬如我疲倦了，可以從她取得溫情；只有她能給與我歡欣。蜜絲B是不斷地說：『我們要努力呀，做，做，做！』她簡直把人當牛待，

(14)

不讓人休息。他在比較那兩個浮出他的心中的女人。

這辦公室裏是這樣凌亂，把他的思想的線都擁塞着牽不開，他只得又走向回原來的路上，——究竟是春天了。

他坐下來了以後，疲倦雖是少了，但熾熱却更其增加。這熾熱已經蒸透了他的骨，攻鑿他的心，於是他更覺得不可忍耐了。

——為革命……他想接下去想，可惜接不下去。

這辦公室裏零亂着的物件都在那裏跳舞，在他的眼中看來；才記起應該逃出這間屋，便懶懶地又站起來，不幸首先闖進他的眼內的偏是不與革命相容的桃花。

——為革命？但我這時所需要的是溫情，不是鞭策。他想到鞭策的難堪，就決定去找蜜絲A。

門外來了一陣皮鞋的步伐聲音，這聲音一步一步地把他的剛才的計畫踏得稀爛。蜜司B推開了門。

——又是鞭策來了！他對着蒸得他不可忍耐的太陽嘆了一口氣。

「你怎麼還在這裏？」蜜司B微溫地說，等他的答覆。



「嘩……嘩……」這是他第一次聽見蜜絲B所說的友情話，倒使他無話可答，然而緊張的心不敢立刻就弛緩下去。

「這樣熱的天氣，但爲革命的人當然也顧不到這個。」她說完，一笑，笑的鞭策擊得他更痛。

——所以我應該關在這凌亂的辦公室裏受太陽的蒸炙；所以我應該受你；所以你應該來踏爛我的計畫；這不都是爲革命麼？他在心裏那樣解釋她的話，嘴上只能這樣說：

「我的頭有點痛！」

「身體也是要緊的。」這句話自然蜜絲B誠意勸告他的；但在他聽來，牠的含義無非是：「我還要佔領你呢！」

——本來是要緊，不爲你，還爲她。他不願回答什麼，只有點點頭。

「我們不妨到M家裏去走走。」她不肯放鬆他。

( 15 )

——你是只許我到M家裏去，因爲他是喜歡對我說：「爲革命」的。「爲革命」，當然要跟你……但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鞭策。他雖然不願意受鞭策，然而不敢明白地宣言不爲革命的。終究爲革命的緣故，他只得壓迫自己順着她的提議，走出了房門，門外正是開得燦

( 16 )

爛的桃花。

——偏是今天有這些桃花，真倒霉！總之，今天是個不宜出行的日子。他望着桃花詛咒。

五分鐘的沈默過去了。

「現在是春天了！」蜜絲B要他說話。

「是春天了。」他機械地答。

這是很明顯的，她所以說「現在是春天」的原因，是說嚴寒已經過去，更該努力革命；他所以回答「是春天了」的原因，却是說溫暖來到眼前，快點偷閒戀愛罷！

於是乎又是沈默。

因為偏有那許多桃花跑到他的面前，他的心就不能寧貼下去；直到他們走到一個轉灣的街頭，他看見她的身子扭了一扭，他才覺得心裏好過一點。

——她也還風流哩！可惜她只能在轉灣的街頭才有這種姿勢，所以我總不能由桃花上聯想到她。但蜜絲A却不然，她走起路來，簡直渾身的肉都在跳動，喊着快樂。如果不為革命，偏是革命的對頭多，我早就擁抱她了。然而我要為革命，合式的只有蜜絲B，M不是這

樣勸我麼？好在他也還風流哩！就是這樣罷，爲革命！他想到這裏，心裏更好過一點。

「春天的空氣真新鮮！」他突然說出這句話。

「我們應該努力，努力，革命，革命……」他所收回來的是她的鞭策！

——她大約只曉得鞭策，她簡直是一塊鐵，就難怪她只能在轉灣的路頭上扭一扭身子而已。如果她的眉毛，眼睛，屁股都活動一點，就會說：「啊，我們玩玩罷，真太悶人了。」他的心又不大好過起來。

他們到了M家，M正在吃午飯，許多革命家也正圍桌子努力民生主義，好像他們並沒有來。

「現在是到了革命的決鬥期，努力罷！」憤激的M抓緊拳頭往桌上一擊，菜碗都嚇了一跳。「你們來得正好，我們來計畫計畫，談談。」

「應該是計畫計畫。」蜜絲B趕緊回答，還特別望着他。

「唔……唔……」他知道M再往下說，就是「爲革命」了。

「革命的敵人真多，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西山會議派，被包圍！」M仍然抓緊拳頭說。

( 17 )

( 18 )

「還有，」痛快的F君拿着筷子指着他：「戀愛，享樂，浪漫，都是，都是！」  
「不，不」M接過去了：「他是爲革命的，除了浪漫，享樂以外，戀愛是有時更能促進革命的。」

「蜜絲B是很爲革命的，他也是！」F想轉回他剛才的語氣。

蜜絲B笑出來，因爲有人說她很爲革命；他却想哭，他知道F的話實在是說：「你們應該戀愛，來促進爲革命的熱情。」

「我想，你爲很爲革命的。」M忽然徵求他的意見。

「自然，爲革命……」他不能夠別樣地說。

「那很好！」M望着他們一笑。

——好固然是好，我還要需要一點溫情，我還要休息一下，鞭策太多了，那我就會死，離開這裏罷！他站起來要走。

「蜜絲A，太輕浮，那裏像個革命的？」F君蹙着額頭說。

「唔……唔……」他竭力暫時脫掉革命的羈絆，結果還是做了俘虜。

「辦公的時候到了吧？」蜜絲B在暗示他快點離去。

這句話倒救了他，他出了M的家以後，就覺得她也還差強人意，然而路上偏有些桃花礙他的眼。

「爲革命麼？」他這樣自向着。

太陽是已經偏西了，天空中幻出種種的模形，他的心舒服得要飄起來。這倒是實在的，蜜絲A的手伸在他的肘間，他覺得現在才是一個幸福的人，以前經歷都是惡夢。

——我受的鞭策太多了，我應該享樂一點。誰都羨慕我牽着愛人的手，在這裏閒踱。的確，只有她才是我的愛人，因爲她能給與我快樂。他快樂得抬起頭來望着，天空中的雲的模形吁氣。他在那些雲的模形中尋出他的幸福的家庭。然而他看見這家庭中有一個胖孩子，好像又不是自己的家庭；但想到這不過是未來的景況，當然是不能不有小把戲，那家庭又實在不是別人的了。

「你看，已經開花了！」蜜絲A忽然打斷他的思路，指着開得正好的桃花。

「哦，……」他倒不看桃花，却看她的臉，他以爲桃花實在沒有她美，雖然是已經開了花。

( 19 )

——不用說她的周身的輪廓，只論她的弧形的小巧的嘴唇，桃花就趕不上她。她還有高

( 20 )

高的鼻梁，燙得卷卷的鐮刀頭，流星的眼珠，這些這些都是無價寶。蜜絲B是什麼？是蠢豬；她真是豬；爲革命麼？……

「你想起她來了吧？」蜜絲A是不甘沉寂的。

「她是誰？她？她簡直是蠢豬！」他笑起來，笑得那樣痛快，自己也以爲希奇。「你想想我能夠同豬一路生活麼？」

「那不是爲革命？」

「命是要革的，但我不能先革掉我自己的命。」

「我不相信你的話！」

「真的，我絕不能先革掉我自己的命。你就是我的生命，我……愛……」

「有人聽見，我知道。」

他張開眼來望前面，前面有許多人影；人影他倒不在乎，但人影中夾雜着一個蜜絲B却使他覺得天地是太狹窄了。

——我總算是倒霉，我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偏要追在我的屁股後面，彷彿我是個私生子似的；爲革命麼？我應該走過去。享樂麼？我應該走開。革命和享樂在他的心中拚命，他又明



白了現在仍然是在做惡夢

他痛惜地把蜜絲A的手丟下，向他們走去，連頭都不回轉看看蜜絲A；他那裏有敢看的勇氣，覺得這簡直是往棺材裏走。他走到他們的面前，蜜絲B正望着M的臉，像一個石頭。

「我們還有許多計畫的事，」M又握緊了拳頭望着他：「我們回去談談罷！我們得努力！」

——爲革命麼？他聽見有人這樣問他，這人好像是蜜絲A，於是誰他都不敢看，只有考察自己的鼻子。他的脚也不屬於他，但不願就送給蜜絲B，然而他却跟着他們往園外走。他到了園門，才輕輕地向旁一瞟，那弧形的小巧的嘴唇，高高的鼻梁，燙得卷卷的鐮刀頭以及流星的眼珠都被一個穿西裝的掠奪去了。他們倆正從烈士祠向紫薇亭去。他想哭出來，然而「到此遺愁懷但願勿忘革命，歸來齊奮鬥，切莫留戀斯園」的青地白字的對聯將他的眼淚堵了回去。

——就算爲革命罷！他望着蜜絲B正扭了一扭的身子想；他的心便極度弛緩了下去，以至於他疲倦得要躺倒地上睡一覺。

一九二八，五，三日。

# 物人・水山・想思

譯迅魯・著輔祐見鶴・本日

這是一部論文和遊記集，著意於政治，其中關於英美現勢的觀察及人物的評論，都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選譯二十篇，全編三百頁，挿圖九幅，實價九角半。

上海北新書局

# 漫 語

## 程溪和圓山

這是前年的冬季，我的友人B T君招我同往程溪一遊。以後我去過兩回，都覺得頗爲有趣。前天又同友人到圓山脚的K村。這兩個地方因爲有輕便車路，往來很便利。而鄉村的風景給我們都市生活者以新鮮的風光，尤其是我這個喜歡溪山村野的人更覺得精神有莫大的愉快。現在我把這兩地的風景寫在一起。

程溪在漳州的南三十里，有一條小小的溪兒通到漳州，水多時可以行船。這是一個小地方。有墟市，十天四墟，它的地方雖然不大，但却以土產出名。土產最多的是笋，竹，竹器，木，炭，波羅，和蟬蛻。在蟬蛻中，程蟬是最好的，一年的產額頗大，因爲多竹而且在山間的緣故。竹和笋怕是最大的出產了。每墟出來的笋，供給漳廈一般人的需要。輕便車路建造之後，運輸的貨物，肥料由每年五萬餘擔增至二十萬擔。並且，以前用人工挑的，故在程溪的產物很便宜；現在因爲運輸利便，工費低廉，產物遂可以兩三倍的高價出售。實在，

( 23 )

要發展農村的經濟，輕便車路是最好的利器，因為造路費不多；車價低而耐用；可以推廣至各鄉村都有，如日本人在台灣的建設。這樣，比汽車路「輕而易舉」在中國怕是最適宜的。現在我不想談這些關於經濟問題的，却是想談那些風景。

也許你要想那是要？山竹林，蒼綠的山林和白色的烟雲而成爲程溪一路的景色。不，不對，在路上你不大看見竹林。這些還未到程溪的地方，所經過的鄉村都是種菓樹的，除去稻田。最多的恐怕是桃和柑（橘子）。所以路的兩旁都是菓園，有特別的景色。

B T君是輕便車路的發起人及主持者。那一回同遊有幾位廈門的朋友。大家於早上到車路公司相等，分乘四輛的輕便車出發。這是一個很好的冬天的早上，天氣頗爲清朗而且溫暖，沒有刮風。我們乘着輕便車，頗爲適意，因為雖沒有汽車的快速舒適，但車走得頗爲穩定，而以較汽車走得緩的緣故，可以瀏覽玩賞沿途的風景，遊玩上大爲合算。並且，上坡時車行不便時，可以下來步行，活動肢體，徜徉乎山溪田園之間，較之悶坐爲有興趣。

路上的風景，就是那些菓園。菓樹一株一株排列成行，那時因爲在橘子已收成之後，祇有樹而沒有菓子。不然，B T君告訴我們，綠的果樹上，點綴着紅的橘子，頗爲可觀。雖然這樣，在我仍覺得景色非常的美。因爲冬季的山是枯萎的，褐綠色，一路的附近却是稍高的

山地，滿種着果樹，整齊的排列着，而早晨的輕微的湖水色的煙光和明朗的太陽的金黃的光線，與蒼綠的果園相配，成爲明亮的色彩。而且早晨的空氣是這般的清新，給人以爽快美滿愉快的感覺。

B T君說：『我們中國人大多不能感到山水的佳趣。不然，這一路的風景是值得遊賞的。每年日本人到此遊賞的不在少數。差不多到廈門遊歷的日本人大半都特來這里賞玩。當着春季，元宵前後，桃花盛開着，日本人最喜歡來遊賞拍照或作畫。桃花未過，繼開的是白的李花。再去，又有橘子花，香芬清馥。夏季有鮮紅的荔枝，和黃色的樹蘭花（樹蘭花因爲可以晒乾攪茶葉令香的緣故，漳州的出產很多，故農人種植成園）。秋季的丹楓，是畫家所喜歡描畫的東西。冬季，有紅的橘子在綠的果樹上之外，還有梅花。這須要你去找尋去玩賞。在小溪邊，在圳渠的園岸，在叢穢的草地，你可以聞到清馥的香氣而引你去親近它。多數是白梅，花小而特別的芬芳，因爲滿樹的花而且新鮮的風光中。實在，這樣的地方，山水風景本來很美，更以果園花木的潤色，而特別增加遊人的美感。日本人最愛桃花，而四時的美景也一般愛好，所以如有假期，常到這里來。廈門實在太枯寂了！』的確，日本人是較有雅趣的，雖然在別一方面免不了野蠻的氣質。而我們貴中國人，似乎祇有些無聊的窮士能夠

26 )

稍爲領略到自然的佳趣罷！

記不真那天的遊賞所受到的美感了！但是和暖的冬日，在層巒聳峙（不是「聳翠」）的山間，坐着輕便車在明麗的景色中馳行，當然是美滿的。而且，到某處折了幾枝的白梅花持在手裏，這是何等的雅趣啊！次天，我還帶了一枝梅花到鼓浪嶼去。

我第二回去是因爲B T君的意思，打算把他開墾的田園，在附近車路還沒有程溪的溪邊鄉間，闢爲新村。B T君頗傾向於新思想，而非資本主義者，於武者小路的新村，自始即加以注意。他以爲該處地價低廉，田園山地均可經營，水利也頗好，交通由輕便車一點多鐘可到漳城，故頗適宜於新村的建設。我同陳君來攷察一下，梁君本要來未果。後來，因爲人的問題感到困難，而去年內地的三點會匪非常猖獗，地方不安，新村的計畫遂完全放棄。（現在我們幾個人再發起一個模範村，也帶着些理想，不過經濟方面較爲注意，謀將來可以發展，達於新村的地步。村的草約已經擬就，籌備員也舉好，祇爲村債募集未足，還未能着手進行。）

第三四，我專爲遊玩而去，同着妻和小兒們。我們去的時候，是陰歷的正月望後，桃花盛開將過，幸而還趕得上。在我們這里，春日是非常的融和，假如沒有陰雨。那一天，我們



因爲憂鬱，故祇到半路而已。然而，我們本不想「赴墟」去，最重要在沿途的桃園和山水的風景。我們坐着輕便車在桃林中馳行，彷彿是武陵的漁者，不過我帶着妻子而坐車上是不同的地方。桃花雖說盛開將過，但還是繁密的花，以其美麗的桃花令人陶醉。我們大概都曉得桃花的美麗，但是遍野的桃花那樣的景色怕不會見到吧！這當然是另樣的景色，而且彷彿有香。而且，因爲桃花開了才萌葉兒，那些新葉兒是嫩綠的，非常嬌秀，和桃色的花兒相配，是調和的美麗的色彩。小兒們歡樂得很，常要下車步走，以領受美麗的風光。現在我還想着如果常能帶着小兒們去領略天然的美或者較呆板的讀書爲有益於兒童的身體和精神。

我們到了半路的葱園站，下車遊賞。這是較高的田原，因爲匪亂和軍隊的經過，鄉村頗爲零落。但是我們四向眺望，有很好的景致。溪流蜿蜒地流動，閃映着白色的天空，在青綠的田園之間。有悠然的韻味，使人精神隨之流動。較遠的山脚和鄉村的樹間，春季的早晨的烟雲罩住，使一切都清鮮秀潤非常。春日的陽光，煙光在景物的上邊閃映着。草地上吐出春的氣息，帶着新鮮的草香，細細地襲人，給人以融融的陶醉。這陶醉是另一種的感覺，是冰涼，清爽，新鮮，甜美，愉快的美感。它所給你的是活潑的流動的能力，使你頓覺得年青起來，彷彿像小孩子般，心中滿着歡忻的情緒而不知其所以然。可惜前進的統運未能行船，

因爲春水未漲。不然，有小船兒在乘流而下，給這全幅風景以生命的活動的象徵。我的小兒們在這裡跳躍跑走得非常有興趣，我和妻却徐步着談話。

我們回來之後。常想再去遊玩，可是因爲奔走之故，不會再去。真辜負了住居漳州一年半之久，夏景故秋都不會到程溪賞玩過。以性好山水的人而沒有責任的縈身，還不能常常肆意遊玩，可以想見經濟的困人的力量。

圓山是漳州附近最大的山，孤獨地峙立於漳城的西南，距城不過二十里。山是圓的，山脚伸展的很闊，四週都是一樣的。從各方面看去，都是一般的圓形的峯頂，不過有瘦削豐肥的不同而已。山雖是很高的，而山脚因展佈很闊，故鄉村很多。大約山的週圍應該有六七十里，不和別的山脈相接。所以圓山有「八面美人」的稱。還有句俗語：「圓山十八面，面面圓」。

我不會到過圓山，祇前日知友人到K村遊玩，並看看農場。我們坐輕便車到蓮花墟，再過去便是步行。快要到K村，路邊都是相思樹，爽翠悅目。相思樹的美，我以爲勝於松柏。松柏固然有一種蒼勁的美，但須要百年的古松才有那末鬱勃的姿勢。相思却非常的妍秀，以其尖細的綠葉，彷彿砌成鱗狀的，而又透露疏細的天空，成爲一特種的美，一切的樹木所沒

有的。特別在路的兩旁都有的地方，步行其中，頗有置身另一世界的感覺，彷彿仙境。路旁的溝渠有水緩緩地流着，更覺得有悠然的意態，真不復記得甚麼塵世的事。

到了K村，在友處憩息。這個地方以前是一個臺灣的有志者所開墾種植的。現在租給我的朋友李君，也是避壓迫而回來祖國的志士。他把所有的資產變賣，回漳州經營，受過軍閥的虧，現在也是虧本的。然而李君却毫不以為意，願為祖國的一個小百姓而已。吃過中飯，我們到農場各處看看。這久不親近的鄉村風光景色，給我以非常的快樂，彷彿晤對舊友。而且，因為開墾的人種了許多相思，和別的樹木，到處都有蒼綠的景色。從綠陰底下仰望上去，蒼蔚的綠葉，白色的天空，和金黃的陽光，色彩調和得頗為美妙而一致。田園間在樹林間的低處，剛剛在播稻之後，秀嫩的禾苗在田水中顫動。我們雖然因為那天很熱，而且剛在中午，熱得滿身出汗，但却非常的愉快滿足。其實，如能夠天天置身鄉村田野之間，遊樂於山水之中，這樣的清福才是仙呢？也許你要問我：「為甚麼你不？」魯迅先生說得好：「有些人專為自己造快樂的小天地，……蒼蠅的飛鳴……」我就怕這自己快樂的小天地和蒼蠅。而且，生活的問題，小孩子們的教育……

我們回來時，頗注意於圓山山脚附近的鄉村。這些地方是高低不平的，有許多鄉村都在

( 30 )

山脚的小山崗，低處都是田園。我們想要創的模範村就在那邊。那些地方有的荒蕪得村落全廢，是因爲二十年前有過瘟疫，很利害的滅亡全村，祇少數逃到別處。其實，現在空談甚麼主義，還是想法子解決這些農民和農村的問題，這是真正的民生主義，

圓山從較近的地方望去，較有陵谷屈曲之致。在這方面，它是豐潤適宜，玉立亭亭的美人，不像別方面的肥滿混沌。山上林木很多，但多爲小的。明朗的陽光射在黝綠而微藍的山林，返射輕紫而略如湖水色的煙光，我們在這暮春融暖的風光中，坐着輕便車馳過稻田菓園樹木村落之間，眺望着蒼翠的林野和靛藍的遠山，一切的風景是春末夏初的繁盛景象，生活的力量活跳而呈現在田野和一切的外表。我們回來時，懷裏滿載着愉樂舒適快意的感覺和景色美麗的印象，而稍爲有些微的倦意。

# 詩三首

石民

## 一 東方日出

東方日出，有雲霞爛漫  
遍于天際，浩蕩如海——  
夥頤，你偉大的星王，  
令人酣醉，如許光彩！

於此清新的靜寂中  
我細審大地之心搏，  
山嶽屹立在我的眼前，  
峯巒高聳，精神磅礴。

( 31 )

其時有巨靈之呼聲，  
爽朗如滄海之洪波，  
隱隱地由太空中傳來，  
喚我抖擻，起舞，高歌，

——但是你，呵，我的靈魂，  
却回答一聲長嘆：「奈何！」

## 二 是耶非耶

是耶非耶？——

我彷彿聽到了輕柔的足音：

是耶非耶？——

我彷彿瞥見了模糊的「倩影」。



是時候了，

大地正浸潤于夜的海裏；

是時候了——

來啊，讓我投身於愛的海裏。

我等候着，

春林中醞釀着刺心的氣息。

我等候着，

任衆星竊笑——人間的祕密。

但是怎麼！

烏雲忽籠罩在我的頭上；

但是怎麼！

冷風吹了，吹向我的面上。

是耶非耶？——

我聽到了一種嚴重的足音；

是耶非耶？……

呵，我瞥見了那陰沈的面影！

### 三 真惱殺我

「幹嗎不答話兒，你？別睡着了，喂！」——

真惱殺我，真惱殺我，唉，我的冤孽！

我恨不得割下了你的舌頭，那麼

你纔不會再在我耳邊浪說！

剛纔——我告訴你！——我覺得我與你

是冥合于同一的夢裏，十分熨貼，

正如我們之擁抱，像這樣，像這樣  
赤裸裸地，更沒有一點兒隔閡；

我的世界便雪也似的消融了，  
化了，還歸於渾然的一團漆黑，  
死一般的真實，夜一般的深沈。——  
呵，如果你能夠了解呵，那個時節，

了解我怎樣地愛着，至于忘却了  
你，和我自己，以及我們的一切！

# 夜 殘

---

---

---

倪貽德 著 實價五角

裏面寫的是一件三角  
戀愛的故事，情節很  
曲折，描寫很刻露，  
文章很清麗。

---

上海

北新書局出版

# 隨感錄

## 一四九 滇事雜感

倬雲

我離家將及四年，滇事只有由報紙，傳說，及信件知道一些。新消息是常常發現，新變化是層出不窮。目炫腦暈，感想甚多。前天出席雲南旅京學會，躬聆此次代表雲南出席全國教育會議的張龔二位先生有系統的滇事報告後，情形更明白些，感想也就更多了。無奈好久沒有執筆，寫出來恐怕不大達意罷。

( 37 )

每接着家鄉來信，（上貼「限滇省使用」的郵票，一看便知道來歷不凡，）總訴些米珠薪桂，生活艱難的話，拿起物價表一看，果也令人一嚇，米一升二元五六，柴百斤三元五角，肉一斤八角。在全國生活統計表上，這恐怕要算一等的罷，我滇人似可自豪了，但是滇省生活程度這樣高，紙幣價值低落為最要原因，每元約當國幣二角五分，而生產業又不發達，滇越鐵路又在法國人掌握中，在省外的朋友每每同我談起，他們想像中都以為民生一定

凋敝不堪，市面一定蕭條，餓殍一定各處皆是。這無異盲人說象，他們真痴愚啊！由初出省的口中聽來，他們說窮的餓的固然不少，但洋貨綢貨等大商店仍是輝煌耀目，爭奇鬥艷的闊人仍是趾高氣揚。恐怕是真的，我一回想未離家時昆明的情形，便不由不相信幾分。那時昆明也就算很窮了，而表面的派頭却非常講究，試問當今國府布衣粗食的要人，能及唐繼堯那樣華麗嗎？各地的學校有幾校學生的制服不是呢衣金邊帽？各地的婚喪儀式有幾處像雲南那樣隆重？雲南人，或者各處也不少這樣的罷！窮儘管一天比一天窮，而場面的闊綽，舶來品的歡迎，恐怕是永續不變的了。

雲南這兩年來黨運亨通，斗然成立了三個黨部，互爭存亡：一個是設在法政學校的，稱法政派；一個是設在省議會的，稱省議會派；一個是設在圓通寺的，稱圓通派。於是青年大為顛倒，未及年的入黨了，入了黨後互相攻擊了，監禁的監禁了，殺頭的殺頭了。另有一派青年，大不謂然，罵這些救國的青年為惡化，而主埋頭讀書。救國的青年不服亦罵埋頭讀書之青年為腐化，而主救國。於是另有三派青年出，不讀書也不活動，對主讀書者曰『我是讀書不忘救國』；對主救國者曰『我是救國不忘讀書』。但鬧到頭來，因清黨的關係，各校一

律停辦。埋頭讀書的人，沒有書讀了；吶喊救國的人，也不敢吶喊救國了；而不讀書不救國之人，乃大得其意，責讀書者曰：『腐化，應得此果！』責救國者曰『惡化，應得此果！』由此觀之，最後的勝利是操在不讀書不救國的人之手，所以今日雲南的青年，最好是不讀書也不救國，蠢蠢然過那豬仔的生活。

省內有志有才的青年，天天因不得出省而煩悶，同時省外做事及讀書的青年，也有許多天天因不得回省而痛苦。單就留學生而說，因在外一年的用費，需要滇幣千元左右，家庭接濟不上，省政府津貼又停發，簡直大家困在外面，其苦况恐較不得出省者爲更甚。據張先生說，曾有人建議籌十萬元發留學生積欠津貼，別人認此人爲有意周濟共產黨，反大受一番嫌疑。阿阿，原來雲南的留學生都是共產黨呀，真嚇煞人！在外顛連無告的讀書青年，有什麼話說，通同該死。不得出省的讀書青年，更不必煩悶，雲南境內儘有很高的學術，很好的導師，何必跋涉千里，出外赤化！他們將來閉起關來，除每年可省去浪費的留學經費數十萬元外，還可以造就出許多發揚雲南固有文化的，非赤化的偉大人物來，到那時，他們美麗的烏托邦也就實現了。

( 40 )

前幾天朋友來封信，報告本省女高中因色彩太濃厚，實行解散。所謂色彩濃厚，想是赤化甚盛，是則『赤』不僅化了留學生，關內的學生，而且女學生化得尤其是深沉。是的，雲南的女學生這幾年變得太不像樣了！從前雲南的女子，多規矩，多馴良，就是女學生，也惟父母之命是聽，師長之顏色是瞻。自從外風吹入後，腳放大了，頭髮剪了，還要要求種種解放自由，在我們那樣禮教之邦，當然丟醜。不過解散女高中這消息，來得太驚人，我總有些不相信，因為這個學校是雲南女子受較高教育的唯一機關。今天路遇同鄉某君，問起這事，某君痛憤地說：『解散了也好，像那樣姨太太養成所，留着何益？』如此，則該校之罪不僅在赤化。他又說：『還有某男女同校的學校，有一條校規：男生若與女生講一句話，便記大過一次。其實背地裏把戲更多，學校當局聞風去捉，他們索性雙宿雙飛了。』這可謂傷風敗俗已極！我憤憤然想：『爲什麼不再定一條法律，凡雙宿雙飛者斬。』但某君又接着說：『跑出省來的女子，以爲從此由地獄超升天堂，但她們出來有什麼事可做？他們做的又是什麼？據我知道的七八人中，養私生子的有了，留滬爲娼的有了……』呵呀，再不敢領教了！我急忙離開某君，上我的課去。然而，腦壳總是重重的，半個字也聽不進去，耳裏總是



啾啾噲噲，辨不出是呻吟抑是狂笑，講義上所現着的，明明是一些『？』『？』『！』『！』

全稿完成後，忽又得一個快慰的消息，說是停辦各校已一律開學，女高中也是其中的一校，不過此次辦學的人物，完全是右派上臺。這樣看來，雲南的教育是恢復了，而且是屬於右派的了（原來雲南的教育是有左右派之分的，以前的壞教育是『左派教育』。以後在『右派教育』之下，造就出來的人材當然是右派人材，這些右派人材再把雲南造成一個『右派雲南』，從此右轉下去，永無過失，蒸蒸日上，我不禁爲雲南教育，及雲南前途賀也！

十七，六，八，南京。

## 一五〇 寧波一瞥

盈 昂

借募捐底光，今天來到寧波。清早輪船抵埠，即下船步行。從所謂江北外灘過浮橋，轉了幾個灣，到了拆毀尙未成功的東門。我們是要到西門去的，如是就乘直向前跑。腳踏麻石條的街道，身子髣髴在上海十六鋪。一壁向前走，一壁用眼睛左右看，都不過鋪店。或曰不然，是乃阿拉寧波民間也。鄙人來到民間，忽然，看見「東轅門」「西轅門」。心想是官府

( 41 )

罷，一看，果然是警署。又忽然，看見「雲影」「風聲」，道是「天王殿」。仍向前走，脚下還是麻石條。然而「有德」「能忠」來了，看看是「白馬廟」。

大街上點綴着「雲影」「風聲」，煞是閑雅風韻，其中大可「出將」「入相」。將來「有德」「能忠」，中國前途，實利賴焉！而……

想沒想完全，忽然來到「耶穌……堂」了。啊，耶穌也來到了阿拉寧波麼？裏面的金字招牌更其顯耀，題曰：「真神堂」。小孩子的時候，會唱過一首兒歌，說：「人家誇，一朵花；自家誇，狗屎巴！」這時也忽然記起來了。

麻石條在脚下向後退，兩邊屋子又過去了許多。「護城廟」，又是一個廟來到眼裏。廟之為護城，城當然不遠了，果然，抬頭城門在望了。

折而東，入「盤詰坊」到了借寓地方。借寓地方是效實中學。這有招牌為證。一看那校牌，左邊有一個「土地堂」，「土地堂」前左手粉牆上有文章。文章曰：「尊孔惜字文」。接着洋大文，尺方黑字跳向前來：

字為國粹第一 學生尤宜敬惜

將來用夏變夷 勝於抵制英日

歐西已重中文 國粹勢必發起

拋擲任意糟踏 黃種必趨愚拙

我國向來敬字 不比東倭西狄

萬弗散在地上 務祈籠中放入

若再自由拋棄 但看他省慘劇

天運乙丑歲秋月立

（不敢瞎標點，故仍舊。）

看了一遍，再看一遍，連看了幾遍，才始恍然覺得這是寓言。只怪年來人心澆薄，世道衰微，連我小子用講義當草紙就不祇一回，如此不惜國粹——本來當時我還是抱的廢物利用的科學態度呢——所以這次山東（他省也）發生慘劇了。

茲不研究不敬惜國粹——此處專門指「字」的——以後的壞處，現在且讓我們看看敬惜——學生要特別注意！——字紙的正面利益罷：

將來可以用夏變夷，勝於抵制英日的。

這裏就有大道理了。這次我們來募捐，是為抵制日本的，不遠數百里而來。（還有上海

（ 43 ）

(44) 其他各校之分赴各方，一真是不必。因爲有勝於抵制之法在也。而今而後，大家把國粹第一的字好好敬惜起來罷，那就不用夏變夷有日了。

至於歐西已重中文，鄙人寡聞，不知根據「何典」。恕我不多講了。

「梅」一九，地運一九二八歲。寫於阿拉地方。

註：近日看見報紙上刊有一張小孩子照片，據說爲孔聖第七十七代孫孔德成。日前曾電請戰地行政委會保護孔林，已照准。國粹孔林，懿歟盛哉！

六月六。誌於民間。

# 通信

記者先生：  
各縣人：

S君給各縣人的信，敘述HN縣的狀況，我讀了之後，彷彿是代替我們敘述石門縣的近事似的，不覺引起了我的聯想，我也來將我們石門縣的近狀在各縣人面前告訴告訴：——

石門縣是湖南西路的一個偏僻縣份，土磽地瘠，居人多窮，所謂人窮於志，士窮於學，學於陵子的說法，就是：『無之而不窮，斯無之而不窮者也』的一個縣份，昏昏蒙蒙，什麼也不知道，那裏配講什麼革命！

( 45 )

記得前年秋天，國民革命軍克復了湘西後，青天白日的旗子，也就在石門飄揚飛舞，儼然一種新鮮的表示。當然，應運產生的自然是縣黨部，以及農工各會……每日在那兒喊打倒……歡迎……萬歲……種種的口號，鬧得轟轟烈烈，真像煞有介事。不消說，那大爹二爹（俗云有錢有勢的比平常人大三歲，故有此稱呼。）都在打倒之列，準是銷聲匿跡，沒有力量再來把持縣政，包攬詞訟，虧吞公款，魚肉鄉民了。比較圓滑而衡量自己土劣資格尚淺的，照着大勢所趨，一定也是隨風轉舵，另謀立足的地點——換言之，就是投機。於是從土



「共產」「赤化」「暴徒」，可憐「世故學」幼稚的教員學生，一個一個地被人捉去把黑色補丸毒死了。

總說有一次駐紮縣城的防軍，受土豪劣紳的聳恿，把縣立中學校全體教員十餘人，及第一高級小學教員三人，女子職業學校女教員三人，教育局視學員三人，於黑夜裏全數拿獲槍決了，其餘青年學生及平素稍持正誼的紳士，都被監禁了，你瞧，那些無黨無偏的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學子，公然得着一頂鮮艷艷地紅帽子帶上，去與黑暗之神行禮，真的，也亦冤煞人也！

S君說：「人們似乎是喜歡報仇的動物。」照我們貴縣的事實證明起來，人們的確是喜歡報仇的動物，每逢戰事完畢，就有許多報仇的把戲，在民國四五年時，他們——大爹二爹，要陷害人家時，便指為「洪憲餘孽」，就捉得雞飛狗上屋。唐榮陽（鎮守常澧）敗退時，有舊仇的就指為「唐逆餘孽」，黨軍克復湖南後，凡與他們有仇的，就暗中報告他為「反革命」。現在呢，花樣翻新，報仇更其容易了，只要想報復誰，便指誰為共產黨，暴徒，馬上就可以槍斃，死了還不足，還要累及他的家人，必須要斬盡殺絕！

(47)

說起他們——大爹二爹，這次復仇的原因，真也氣死人，當他們自民國元二年一致到民

( 48 )

國十二三年，總總由他們把持縣政，侵吞公款，計算起來，共達十餘萬元，十三年夏季，縣內外的青年學生，瞧着這種不良現象，深為憂憤，於是呈請地方官廳備案，將他們歷年虧吞的一齊清算公佈出來，要他們據實答覆，如果答覆不出來，便請按數償還，以免公帑歸入私囊。在當時，他們財勢兩橫，後生小子的狂言，不值一顧，那裏肯拿錢出來！及到黨軍來了，這時他們失勢了，青年比較有力，於是舊事重提，又要他們賠款出來，他們真乖巧極了，老早就住租界或鑽入軍隊裏面去，藉以掩護一切，青年們依然望洋興嘆而已。一至現在，他們的機會又來了，玩的把戲，比前更為厲害，遽然施以一網打盡之術，免得再行向他們搗亂。所以不問好歹，一齊槍決了，像這樣殘酷毒辣的手段，恐怕再沒有第二個地方了吧！

至此我還借用S君的說話：好了，不再寫了，各縣人，你們貴縣人——貴縣的中國人，也是像這個樣子嗎？

一九二八，五，二八。支凡。